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雍正劍俠圖  
第十六回 老劍客鬆林管閒事 李士鈞落難常德府

上回書說到：下雲南拿二小、請國寶，王爺和海川在雲南大道鬆林裡避雨，忽然間樹林外有腳步聲噤噤往裡走。有人說話：「哥哥您快走吧，這場官司我替您打啦。」「胡來！這種官司我都不打，能讓你打嗎？」「哥哥，官人追來啦，咱哥倆不能同歸於盡哪，您走吧。」那個人說：「不行。」海川一怔，把雙鉞交與左手，探身子往外看，王爺也站起來，悄悄地挨著海川往外看。只見從東邊走進兩個人來，一個二十左右，中等個頭兒，細腰窄背，身上穿白綿綢的褲子汗衫兒，腳下白襪子青緞靴，脖子上掛著脖鎖兒，身上衣服有些不乾淨，可能是打官司坐牢跑出來的。這人長得十分俊美，圓臉膛兒，面如冠玉，兩邊濃眉，一雙大眼睛，漆黑的一條大辮子。後邊扶著他的這個人，大約三十歲，猿背蜂腰，身穿藍綢子長衫，河南綢的褲褂兒，腰裡煞著絨繩，刀鞘別在背後。右手提著把翹尖厚背雁翎刀。青鞋白襪，長得天庭飽滿，地閣方圓，面白似玉，劍眉虎目，辮子盤著，藍色絹帕纏頭。穿白的口口聲聲要打官司，穿藍的口氣堅決不讓打官司。到底為什麼啊？正在這時候，從他們的身後，噤噤跑進來一位老人，年紀六十往外，面如薑黃，兩邊濃眉，深眼窩，黃眼珠子放光，大鷹鉤鼻子拴根繩能掛十斤的錘兒！手提一桿蠟桿兒紅纓槍，槍頭有八寸，十分鋒利，八楞的槍擋，犀牛尾的大紅纓兒。這槍桿由於用得時間長了，都被汗水濕紫啦，光滑萬分。老人光頭沒戴帽子，花白剪子股的小辮垂於背後，倒是一派英雄氣概。老人來到且近：「你往哪裡跑？竟敢趁我一時疏忽劫走差事，看槍吧！」嚕嚕一顫蠟桿兒槍，槍走一條線，冷嗖嗖的槍尖兒對準穿藍的胸前便紮。穿白袍的可喊：「哥哥您走吧！」穿藍的一瞪眼：「賢弟，這老兒青紅不分，皂白不辨，良莠不知，我宰了他。」說著話，一看槍到啦，上左滑步，往下一剝老者的手。老者往後一撤，反背斜劈，也從對面滑左步，槍尖點腦門，跟著夾槍帶棒就砸。

穿藍衣的並不躲閃，而是往前上步，右手反腕，刀走掃堂。老者「虎坐坡」往後縱身退出有五尺，四平的架子一端槍，穿藍的「夜戰八方藏刀式」，崩左腿躬右腿，左掌在前，兩個人貼身進招打在一處。

王爺不明白是怎麼回事，問：「海川，你說這是怎麼個意思？」海川看得很入神，使槍的招數不錯，也是個久經大敵的人物，可他的槍招，在這使刀的面前發不上來，好像使刀的也精於槍法，甚或比使槍的還高明。這使刀的可受過真傳實教，功夫扎實，年歲不大很老練。老者根本不是使刀的敵手，時間長了，老者真會敗。海川現在聽王爺一問，便說：「爺請看，這使槍的一定是個官人哪。」「對，我也這麼想。」「穿白的還有脖鏈兒哪，一定是犯人，使刀的半途劫下，官人追來才打起來。」「對對！本爵我看不出來，你是行家，這兩個誰強啊？」「使槍的遠遠不如使刀的。」「要是那樣，就別袖手旁觀啦，理應相助哇。」「可看著那二位也不是壞人。」「我也這麼想，怎能使他們不打啦，問問誰是誰非。」「我想咱爺倆也是官人，也在辦案，咱們跟這使槍的同病相憐，今天要幫了他，將來也會有人幫咱們，您說對嗎？」「對對。」「那好吧，您還是在這兒藏著。」「我知道。」海川手捧雙鉞剛要往外縱身出來，就在這麼個工夫，從西南大道上，月亮地兒一照，看得清楚，傳來一陣嘩嘩楞楞串鈴響，來了一位騎小黑驢兒的。這小驢翻蹄亮掌，四蹄蹬開，眨眼之間順著大路從西南往東北一溜煙兒似地來到樹林外邊，「吁——」，小驢聽話，站住了。喝，這頭小驢兒，黑如墨染，渾身上下，一根雜色毛兒都沒有，跟黑緞子一樣。七層氈子的軟履兒，黃緞子包邊兒，鐵過樑上掛著一口寶劍，一巴掌寬，白沙魚皮鞘，金什件，上面鑲珠嵌寶，光華璀璨，黃帶子纏把，吞口劍首都是真金的，黃色挽手垂著黃色燈籠穗兒。這小驢左右兩隻銅鐙，牛皮蹬繩，合股籠頭，藍色韁繩，前胸掛著一串紫金的串鈴，皮絆胸，皮坐墊，紫檀木的驢宙輓兒，十分神駿。上面坐著一位出家的道長，高身個兒，頭戴九梁道巾，雙鬚繡帶，正中一塊美玉，流光泛彩。身穿黃色道袍白護領，內襯淡青色的襯袍，腰中係水火絲絛，左邊搭絲絛扣兒，雙垂燈籠穗兒，白色高筒襪護著膝蓋，黃緞子的雲履。面似三秋古月，兩道修眉，一雙明目，不亞如兩盞金燈，鼻如玉柱，唇若丹霞，一部銀鬚苦滿前胸，不散不亂，根根見肉透風，跟緞子一樣，髮挽銀絲，鬚垂玉線，鶴髮童顏，仙風道骨，右肩插著一個馬尾拂塵，雪白的馬尾兒，湘妃竹的桿兒。就見仙長腰裡一提氣，「喇」的一下從驢上下來，微晃兩肩，一道白線似的來到二人作戰之處，身法之快，無與倫比。老仙長探右手拔下拂塵，口誦佛號：「無量佛，二位檀越，一夜之間，因何在此爭殺？難道非要流血而後止嗎？貧道不明，暫且罷戰，貧道給你們辨別是非曲直可以嗎？」

無奈這二位勢在拼死，仙長的話如同耳旁風。老仙長說了幾遍都不聽。仙長把臉一沉：「無量佛，既然不聽，貧道就要強求了。」說著話，往兩個人當中插去。海川一看，偌大年紀太危險。使刀的這位機靈，往後一撤，使槍的還是不依不饒，「叭」，顛槍就紮。這仙長有些生氣，就看他用馬尾刷兒這麼一甩腕子，正纏在槍桿上，仙長微用內力，一揚手腕兒，這條槍脫手而飛，出去好幾丈，落在地上。海川一驚，好充沛的內功啊，看來這仙長不一般，定是武林高手，風塵的俠隱。老頭兒沒槍啦，說道：「仙長爺，他們是十惡不赦的採花淫賊，身背十幾條命案。我是雲南府八班役總頭孫亮，奉命辦案，您老人家主持公正，就該協助在下才是。」老仙長一聽：「無量佛，他們是賊，憑你一說，空口無憑，山人不信，這樣吧，山人要問個明白。」老仙長來到兩弟兄近前道：「看你們堂堂儀表非俗，小小年紀，竟敢殺傷人命？」

那個犯人一瞪眼：「他胡說八道，信口雌黃。」「無量佛，他說得既然不對，你可以說說，叫山人明白。」這年輕人無法，便說出一番話來。明裡暗裡的人都聽得傷心落淚，無不贊歎。真是驚天地劍客出世，密鬆林巧逢奇案。

湖南常德府北門里路東，有一條衚衕，叫鳳尾巷，路北第二家，住著一個年輕人，姓白名潔字玉如。他幼年喪父，父親名叫白闊章，為人忠厚，精明強幹，掙下了不少家私，在常德城裡，開個綢緞店，還有米糧行。除了自己住的一所房，還有五所住房，另外還有二十多萬兩銀子的儲蓄，在常德府城裡雖說熬不上前三戶，可也有了名氣。只因操勞過度，才到中年，便身染癆病而死，那時兒子白潔才七八歲。安人鄭氏很賢惠，持家有法，教子有方。

他們家住的前後兩個大院子，好幾十間房，有人勸老安人僱個僕人，老安人不願意。可對街坊鄰居，甚至本城的鄉親就不然啦，只要你困難，來到白家借多少給多少，到時能還就還，不能還絕對不去討，下次再來照樣還借。白潔自幼秉承母訓，知書達理，通曉人情，循規蹈矩。家裡閒房雖多，不敢招街坊，防微杜漸，怕招來不務正業的。白少爺從小喜歡練武，如果出去見人家賣藝的打一趟拳，回家之後，總在院裡蹦蹦跳跳，老安人也不管。後來十多歲啦。街坊有位劉三哥，夫妻兩個，由於劉三哥愛練武，卻遇不上明師，自己胡練，把功夫練壞啦，他右胳膊練得像麻樁桿，一碰就折，可左胳膊練得像小房樑似的，碰誰一下，誰都受不了，因此叫左胳膊劉三。他們夫妻經常到白家借個錢兒，白家有活兒，夫妻都搶著給做，兩家走得很近。有時白潔要跟劉三哥學兩手，劉三不敢答應：「兄弟，我要把功夫都教左了，對不起老太太。你要練習武藝，首先起早遛彎，換換空氣，別的我也不會。」

白玉如真聽話，次日清早起來，梳洗已畢，帶好街門，到北門過吊橋，順河沿一直往東，來到東北城角，晨星尚且未退，自己就活動開了，彎腰踢腿，瞎蹦一氣。天亮把長衫穿好，溜溜達達地進城，每天如此。

鳳尾巷西口路西有個包子鋪，掌櫃的姓仇，名良，字國棟，三十多歲，身體健壯。玉如來到包子鋪，找張桌兒坐下。仇掌櫃的立即過來：「哈哈，白少爺早哇，吃幾個包子嗎？」「仇掌櫃的，您給我來十個，再要一碗粥。」

仇良答應著給端上來問：「您上哪去啦？」玉如邊吃邊說：「我每天到城外去遛彎兒。」「喝，您遛早彎兒，太好啦，聽說您還練武哪？」「是啊，我就喜歡練藝。」「哈哈，不過練武藝，可不同您讀書，讀書遇到個昏庸的老師，只不過念幾個白字兒，可練武要遇到糊塗師父，要把身體練壞了。老安人願意您練武嗎？」白潔點點頭：「家母倒是不攔阻。」「好，那麼您是跟哪位師父練的？」「嗨！幹什麼還找師父，我就是自己瞎練，鐵打房樑磨繡針，功到自然成。這些日子我覺著渾身長勁，掌櫃的不信，您

看看。」

說著白潔一攥拳：「您看多大勁兒，這要打在人的身上，可受不了哇！」仇良一聽大笑：「哈哈，少爺您算了吧，就您這無師自練哪，能把身子骨練壞了，您衙門裡的左胳膊劉三爺就是個榜樣。即使練不壞，就您這練法，幾年都白練。就拿攥拳來說，拳經上說，伸手如瓦攏，攥拳如卷餅，你這是什麼拳哪？這麼辦，現在包子也沒熟，飯坐兒也沒上哪，咱二位開個玩笑，您打我試試。」仇良騎馬兜襠式站好，「您打吧，打動了我，算您有功夫，打不動，證明我說得有理。來吧，照我胸口上使足了勁打。」玉如一搖頭：「仇掌櫃，您別犯傻氣，別看我拳頭小，打上人可厲害，您可經不住。打壞了多沒意思，不是鬧著玩兒的。」仇良搖頭：「沒關係，真的打壞我也不訛您，老街舊鄰的您還不知道我的為人嗎？」白潔站起來道：「這可是您說的，那咱就試試。」「來吧，您只管用力打，絕無妨害。」玉如也搭著是個孩子，年輕氣盛，把袖面兒一挽：「您注意，我可要打啦。」他緊握右拳，用了八成勁，衝著仇良胸前真打上啦。玉如想：給仇掌櫃一拳會受不了，沒想到他連身形都沒晃一晃。面帶笑意：「怎麼？白少爺，你沒多大勁兒呀！噢，大概是沒吃包子，要不吃飽了再打。哈哈，沒勁沒勁。」玉如的臉一紅：「掌櫃的，我怕把你打壞，不敢用力呀。」「唉，您隨便發力。」「那好。」玉如第二次真的用十成勁兒，啪的一下，仇良仍然紋絲不動。「哈哈，怎麼樣？」

玉如真怔啦，「仇掌櫃的，讓我再打您一下試試。」仇良不在意：「行啊，少爺您使足了勁。」白潔這回用了十二成的勁掄圓了拳頭，嘭的一聲，人家仇良照樣不動。白玉如都有點兒喘啦：「仇師父，您是了不起呀！大概您的武功可稱第一啦，您要嫌棄，白潔願拜您為師，跟您學習武藝，不知您肯不肯把金玉都授於我。」說著，白潔把袖面放下，跪下就磕頭。仇良一下子把他抱起來道：「白少爺，我可不敢當，您看出什麼來啦，要拜我為師？」

「我剛才打您，就像打在硬牛皮鼓上，我越用力打，我的手越疼，看來您的功夫深啦，您收下我吧。」仇良搖頭道：「您讓我收您做弟子，天膽我也不敢！我沒有多大本領，只練了四五年。再說您令堂鄭老安人救了我一家，給我蓋房子，又拿本錢讓我做這個小買賣，使一家五口不受凍餓之苦。您願學，我是傾囊相助，不過不准對別人去講。」

次日，白潔來到包子鋪。仇良把白潔邀到後院北房，推門進去一看，喝！

屋裡擺著兵刃架子，各種兵器擦抹得很亮，三合土砸的地，十分平坦。仇良先給白潔盤腰窩腿，有了腰腿，再學拳腳花單槍刀。日積月累，白潔工夫漸長，一晃都四、五年啦。一天，仇良說：「白少爺，您可以回家練啦，從明天起，您就別來啦。」玉如一聽嚇壞啦，問：「仇師父，您怎麼不教我啦？」

「不瞞您說，凡是我會的，全都教給您啦，在哪兒練都一樣。」白潔只得答應。

白潔跟母親要了點錢，把東院的兩間小房子收拾出來，請木匠師爺也做了個兵器架子，刀槍劍戟的買了幾件，自己埋頭練功。

這天，白潔貪練功夫，睡得晚啦，一覺醒來，窗紙發白，他恨自己為什麼不早起，趕忙穿好衣服下牀梳洗，等出來一看哪，嗨，原來起早啦！下弦月亮還沒落，剛好喊開城。來到北門，帶紅纓帽把門的官兵，都認識白潔：「白少爺起早啦？」「諸位辛苦，我還認為天亮了哪。」出了城，依然奔東北城角樹林子練功。把煞腰的絨繩解下，大衫兒脫下來，都掛在樹枝子上。

不大會兒，東方破曉，村子裡雞叫了。就在這麼個工夫，白潔聽見樹林子裡邊有人哼哼，可把他嚇了一跳。等來到樹林的東邊兒一看，這人在草地上靠著一棵大樹半躺半臥，一身三串通扣夜行衣，寸排骨頭鈕兒，前後用藍色絨繩勒成十字絆，斜背著一個藍綢子包袱，脊背後有個空刀鞘，打著裹腿。

看上去臉色蠟白，黃豆粒大的汗珠子往下掉。一丈開外扔著一口厚背雁翎刀。

這人三十多歲，細條身材，長眉朗目，通關的鼻子，四方闊口，五官端正。

只是在左腿肚子上釘著一隻三楞凹面透風毒藥鏢。白潔看到這夜行人無神的目光，渴望求助的神態時，激起了他的義膽俠心。他慢慢地走過來：「朋友，你這是怎麼啦？」這人搖搖頭：「大兄弟，我的遭遇非三言兩語能說清，即使能說清。我與你素昧平生也是無用。請問你這位兄弟為何來到此地？」「我是常德府本城人，每天早晨在此練功，剛才聽你哼哼，才到這兒來的。」這人艱難的動一動說：「唉，這位恩公，你是練武的，咱倆有緣，天下練武是一家，所謂人不親刀把還親。我雖然身穿夜行衣，但不是壞人。咱二位總算有幸相會，我有一事相求，你肯答應嗎？」

白潔心裡很納悶，這曠野荒效，四下無人，只有我一個，他渴望活命，卻不對我苦苦的哀求，也不搖尾乞憐，更不低頭相求，看來這人是條硬漢子。

惻隱之心人皆有之，便說：「朋友，你說吧，只要是我辦得到的，我一定答應。」這位面帶慘笑道：「兄弟，我只求您一件事，您能辦到，在下沒齒不忘大恩。」「朋友，你說吧。」「您把那口刀拿來，把我致於死地，就對我有莫大之恩了。」白潔一聽：「朋友，這怎麼可能呢？」「恩公，您把我殺了，咱二位結個鬼緣兒，您殺我是對我施恩哪。」白潔一擺手：「這萬萬不成啊，即便我跟您有血海之仇，當您在危難之際，我也不能乘人之危，做此投井下石之事！何況我與您邂逅相遇，素不相識，何能下此毒手？」

這人聽完，長歎一口氣：「唉！朋友，你請看，這鏢乃是毒藥鏢，只要中鏢見血，無論何處，子不見午，午不見子，六個時辰准死，而且在死時痛苦。您就修好吧，把刀給我拿過來，轉身就走，我自刎而亡，您也算修好積德。」「這個……」白潔是個有血性不怕死的好男兒。「朋友，除去自殺之外，中了毒鏢就不再有了嗎？」「當然有辦法治好，也不必去請郎中，我祖傳秘方就能治。可您沒看見我的樣子嗎？誰肯冒這麼大的風險，把我這快將命絕的人背到他府上，為我奔走，救我於垂危之時呢？螻蟻尚且貪生，為人豈不惜命？但我身逢絕路，只是無可奈何呀！」白潔聽了這受傷人的一席話，激起自己的俠義心腸：「朋友，巧得很，你真能自己醫治，在下不才，倒可以把你背到舍下，有人盤問，就說你是我的朋友，因練武摔傷。」「若此則感恩非淺，只是我這衣服，怕被人看出來呀！」「沒關係，您身上把長衫穿好，您的刀我來佩戴。」說著白潔先到樹林邊上把自己的長衫穿好，絨繩扎住，把這人的小包袱解下來，刀鞘取下，然後把刀拿過來入鞘，挎在自己身上。「朋友，你身上的鏢是毒藥的，我想把他取下來，免得礙事。」「恩人，千萬不能取呀，只要取下來就准得受風，風追藥力，發作得更快。您把我的裹腿帶子解下一根來，把鏢繫住，綁在腿上。」白潔解裹腿，穩住毒鏢，把這人背起來，大步流星，直奔北門裡鳳尾巷。

到了北門，有官兵盤問：「白少爺，您背的誰呀？」「眾位辛苦，我的一個朋友，練武不慎摔壞啦。」「您快回吧，趕緊請郎中瞧瞧。」到家後，白潔推開門，來到自己的房中，忙把這位放到牀上。這兩間是白潔的書房。

這位說：「恩人，您快把包袱給我，那裡有最要緊的東西，我還有好些話對您講啊。」白潔趕忙拿過來，放在他的眼前。這人打開包袱，白潔一看，裡邊有幾身綢子衣服，他不住的翻找，最後找到一個油紙包，裹著三層兒，打開之後取出一張紙來，上面有密密麻麻的字。這人把紙交給白潔：「恩人，這是我祖傳專治毒藥傷的絕方，請您拿著它到藥鋪去，照方子抓一付來，越快越好。」白潔接過來，轉身要走。這人一擺手：「您先別走，我先把該辦的事告訴您。我受鏢傷已經兩個時辰啦，您買藥千萬不要耽誤。我要真死在您家中，這場糊塗官司可不好打。您買藥回來，我被藥力拿的錯死過去，您千萬別慌，您把藥熬好，澄出一碗來晾溫，再把我抱到院中，找一條寬凳子放在上面。如果牙關緊了，您只管撬開，把這藥給我灌下去。再準備一大壺涼水，藥力行開，我吐一段時間止住，您就給我水喝。我再吐，吐完您再給我水喝，什麼時候我說不要啦，您把我抱到屋中，千萬記住。」

白潔趕忙拿著錢，奔鼓樓南大街路東濟仁藥鋪。抓藥回來，見這位直挺挺地躺在牀上，臉上顯得萬分痛苦，氣如游絲，真是身如五鼓銜山月，命似三更油燈盡。他喊了好幾聲：「藥來啦，朋友醒一醒！」毫無反應。先到院中放好一條寬竹凳，然後把藥罐洗淨，藥放在裡邊，倒好清水，把二門推開，直奔東廂房，放好竹頭木柎，打著火點上，放好藥鍋。把藥煎好，用個茶盅倒出來。把這人抱到院中放好，用大壺盛好涼水，這人的牙關已經緊啦。白潔用筷子撬開，一匙一匙的灌下去。頓時藥力行開，果然家傳秘

方，確有奇驗。這人一歪身，「哇」張口大吐。白潔一瞧，吐的多是說綠不綠，說黑不黑的黏沫子。白潔把水壺提過來，這人「咕嘟」一陣喝了不少，接著又吐，反覆多次，最後，這位少氣無力地道：「恩公，您把我攙到屋中去吧。」白潔點頭，扶到屋中坐下。「恩人，您府上有吃的嗎？」「我請家母給您熬粥。」

時間不大，白潔拿來一小碟細鹹菜絲，一雙筷子，一碗粥。這人吃著，白潔出去把院中的濁污之物全部清除，竹凳搬走，收拾乾淨。等白潔回來一看，喝！這人左腳蹬在凳上，毒鏢拔出，用匕首把所有的黑肉盡皆剝去。白潔沒有擾他，一會兒，這人便睡了。這一覺就過午了，等到醒來，白潔再一看，這位臉色漸紅，便問：「朋友，您醒啦。」這人站起身來道：「救命之恩，無以為報，恩公請上，受在下大禮一拜。」說著跪下磕頭。白潔怎能叫人家行大禮呢，立刻抱住：「略效微勞，何足掛齒，請朋友不要放在心上吧。」

這位鼻子翹兒發顫，眼睛一紅，眼淚要流下來。「恩人救我之命，實是再造。先時顧不過命來，沒及時間，現在成啦，請您別怪我失禮，請教高名上姓。」

「此地是常德府北門裡鳳尾巷，在下姓白名潔字玉如。」「原來是白恩公，您那麼早到城外幹什麼？」「嗨，因為在下好練武，所以起得早，才與閣下見面，這叫千里有緣來相會，咱們前生有緣。您貴姓啊？」「在下祖居雲南府東門裡，我姓李名英字士均。先父給起的外號叫騰身步月。」「噢，您來到湖南做什麼，仇家是誰，為什麼被人家打傷？」「唉，在下來常德訪查仇人，被他們暗算，身中暗器，若非恩人搭救，焉有命在？大恩不言謝，在下想與恩公結為金蘭昆仲，不知您意下如何？」白潔自從見李英言行循禮，而且一派英雄氣概，現在聽李英一說，立刻擦衣跪倒，「固所願也，不敢請耳。兄今提出，敢不如命？哥哥請上，受小弟大禮。」李英也單膝點地雙手相攙：「兄弟，愚兄遇難得結良友，平生之幸。既然結為昆仲，就在五倫之內，從此終身不渝！請起。」「哥哥知道，小弟府上現有老母，門戶雖然單寒，尚可得以溫飽。弟自幼秉承母訓，咱既結義，就當稟明老母。」「對，應該稟命而行，再說也該登堂拜母。」

次日清晨，弟兄梳洗已畢，白潔一抱拳：「哥哥，娘打發我出來請您哪。」

李英心裡很歡喜：「賢弟頭前帶路。」「您隨我來。」弟兄二人一前一後出書房，進二門，在桌子北邊木椅上坐著一位老媽媽，白髮蒼蒼，慈眉善目，上身穿藍布褂，下穿青裙兒，看不見腳。白潔一指李英：「娘啊，這就是我的哥哥，雲南李英李士均。」跟著一回頭兒：「哥哥，這就是咱們的老娘。」

李英搶步近前，推金山倒玉柱，磕頭就拜：「老娘在上，孩兒李英與娘親叩頭。」老太太本意就是要看李英的相貌，所謂鑒貌辨色，觀其外知其內。李英從外面一進來，老太太一看他，步履從容，氣度安詳，一團正氣，雖是武夫可文質彬彬，一看就是有家教的規矩人。老太太立刻叫白玉如：「潔兒，快快扶起你哥哥。」老安人面帶微笑：「我兒請起來，坐下談話。」李英趕緊答言：「孩兒遵命。」李英起來，在老太太旁邊的兀凳上偏身坐好。老媽媽細問：「我兒家在何方？」李英欠身回答：「孩兒祖居雲南府東門裡。」

「家中尚有何人，父母可曾在堂？做何營生，老身敢問？」「先父母已棄世多年。在世之時，在雲南府東門裡開了個雙盛鏢局，業已關閉多年。現在家中尚有您兒媳，一雙孫兒孫女，孩兒的事情一時難以對母親說明。只是孩兒為訪仇人來到此地，夜遇仇人，遭了暗算，誤中鏢傷。若非兄弟搭救，早已不在人世。今又蒙娘親相留養傷，再造之恩，孩兒粉身碎骨也難答報。」老安人長歎一口氣：「唉！孩子，見你舉止談吐，知道你很有家教。這次逢凶化吉，是你父母好善所致，我母子有何功勞可言？不瞞你說，你義父去世尚早，沒有三親六故，我對於你兄弟未免放縱驕慣。今既與你為友，望你替為娘好好教育。今日我把你兄弟托付給你，希望你記住為娘的話才是。」說完，讓白潔拿出兩卷布頭，二十兩紋銀，送給李英做見面禮。

這一天晚上，白潔睡不著覺，三更啦，又到書房找兄長論武，一看屋裡黑著燈兒，房門虛掩，心想哥哥累啦，不要驚動啦。剛要走，又一想不對呀，兄長是個細人，怎麼睡覺不關房門兒？我還是喚醒他為是。便低聲喊道：「哥哥，您睡了嘛？」連叫數聲，無人答應。白潔推門進來，摸著火種點著了燈，一看屋裡收拾得很清潔，衣服鞋襪都疊放得十分整齊，就是兄長不知哪裡去了。白潔走到臨街的大門，一看也關得很嚴緊。又到廁所去看，全沒有。可早晨到書房一看，李英沉沉大睡，等李英醒來，白潔搭著著問他。李英一笑道：「兄弟知道愚兄是綠林人，你千萬不要對我疑心，認為我背著母親兄弟夜至別家，非偷即盜，那你想就錯啦。綠林人最講義氣二字，即便萬不得已的時候，我與賢弟是手足桑梓之情，鄉里之義，就衝你，也永遠不會動常德府一草一木，哪有在賢弟家鄉做歹的道理呀！」白潔點點頭。李英又提：「先頭劣兄身中毒鏢，是仇人暗算。可我哪兒來的仇人，因何結仇？又為什麼背井離鄉，拋了你嫂嫂姪男女來到湖南？現在為什麼晚上出去？這些個你都急於要知道。無奈不能現在說給你聽，現在說了也沒好處。請賢弟相信愚兄是個懂禮的血性漢子，永遠也不會違禮而行。你想想，我要把事情告訴你，一旦外漏，到那時候不是你泄漏的也成了你泄漏的。所以你別再開口，我也不再提，總有一天你會知道的。」白潔聽完點頭答應。

從這天起，白潔不再提啦。這天吃完早飯，李英出去買了一些使用之物，等回到書房，白潔不在，心想到後院內宅給老娘請個安，就勢問問玉如幹什麼去啦。這樣，李英來到內院上房門前：「娘在屋裡嗎？」挑簾子進上房，先給鄭老安人請安，然後問安人：「兄弟到什麼地方去啦。」「嗨，你還不知道啊，跨院有兩間功房，他去練武啦。」「啊，兄弟還練武哪？」「別提啦，剛才他跟我說，自從你來家中之後，高興的把武藝忘了練啦。我跟他說，古人樂以忘憂，樂以忘食，你這是樂以忘練。這不剛洗完臉就去啦。」李英知道白潔好武，可不知道他會武藝，更不知道他是哪一門兒的，想到跨院看看。告辭出來奔夾道兒，有個月亮門兒，進了門，院子裡靜靜悄悄。有兩間東房，房門掩著。李英聽見屋裡，撲嚕，撲嚕，像捉雞似的。他慢慢地來到屋門外，從門縫兒往裡看。白潔脫了個光膀，辮子盤起來，手裡拿著一桿蠟桿兒槍，叭叭叭地正擰哪！李英看出他是六合槍的套路，可一點兒功夫沒有。

看他練得吁吁做喘，大汗直流，還是直眉瞪眼地練，李英又可疼又可氣。氣得是不會假充會，疼的是把身體練壞可是一輩子大事。李英心說：這哪是練武藝？簡直是受大罪呀！李英等白潔把氣喘勻靜了，在門外咳嗽一聲。白潔一聽是兄長，趕忙把槍放在地上：「哟，哥哥來啦。」伸手把門開開。李英進來衝著白潔一笑：「兄弟，練得好槍法呀？」白潔聽兄長誇獎，心裡好痛快：「哥哥，小弟這趟槍叫六合槍，實受高人的傳授，小弟也確實下了相當的功夫，才練得不錯了。說真的，五冬六夏也真不容易。您在門外看了半天啦，您是大行家，您看還可以嗎？」李英一聽還自誇其得哪！便衝著白潔微笑不語。白潔怔啦：「哥哥，您笑得我直發毛，難道不好嗎？」「賢弟，愚兄不是譏笑你，也不是戲言，我真不當說，你這功夫只佔兩個『三』字。」

李英左手伸出來三個手指，反覆擺動說：「你這功夫練好了費飯，練不好把身體就搭上啦。」「啊，那您怎麼說兩個『三』字？」「嗨！賢弟這兩個『三』字，就是從生下來練三天，練到死後接三天，都白費勁哪。」玉如一聽，臉上有點不高興，就問：「哥哥，您說小弟功夫不成，怎麼練才成啊？」李英忙回答道：「你也別多心，也別灰心喪志，有道是破釜沉舟，苦心人不負有心人，但是，你既不得其門，也不得其法。這樣吧，我把練槍的規矩說一說，再給你練趟槍看看。槍乃軒轅皇帝所留，槍為左兵之祖，大刀乃右兵之師。凡是練槍的武師，都要講規矩，穿上長大的衣衫，沒有像你這光著脊梁練的。還有練槍專講槍點槍眼，所謂槍走一條線。可我在外邊聽你練槍就跟捉雞似的，連個槍點都沒有，這不是瞎鬧嗎？我說賢弟你不信，我練趟槍法你看看。」

說著，李英食指拇指一捏槍，平著就把槍拿起來。就這一下，白潔的眼睛都直啦。李英左手一搭槍桿：「賢弟，快穿好衣服，我給你練趟槍。」白潔高興，辮子放下來，長衫穿好，往旁邊兒一站，就看李英左腿崩右腿弓，二目凝神，陰陽把一合，撲嚕一顫槍，真像玉蟒翻身，金龍探爪，一紮眉心二鎖喉，三紮肩肘四勾頭，五胸六肋七雙腿，八九十狸貓撲鼠，霸王卸甲金雞亂點頭。裡潦外滑，崩砸窩挑，吞吐撒放，槍招完全展開。開始一招一式白潔還看得出來，後來只見一片槍尖兒，遍體紛紛如飄瑞雪。白潔感到眼花繚亂，驚訝萬分，李英練的是李家家傳的秘譜，三十六手絕命連環槍！

李英練完收住招數，氣不湧出，面不改色，連個汗珠兒都沒有。「賢弟，看哥哥我練的這趟槍怎麼樣？」白潔乍撒兩手：「哎呀，兄長的槍法與小弟所練有天淵之別，真是曾經滄海難為水！哥哥，這可沒說的。古人說樂有賢父兄，誰叫我有您這哥哥呢？投師不如訪友。沒別的，您教我吧。」李英連連搖頭：「賢弟，你練不了哇！」「怎麼，哥哥不教我？」李英搖頭：「不是愚兄不教，而是你不能練。你出身富家，茶來伸手，飯來張口，你是個膏粱子弟，真正的練武，就要脫胎換骨，真要練個三冬兩夏，如果想練就練，不想練就不練，少爺脾氣，那就無法成材呀！你白費力，我白費心。兄弟真想學，必須咬緊牙關！我這槍是李氏家傳的三十六式絕命連環槍，化成三百六十招。還有我李氏家傳十八手閃手花刀，三手絕命刀，我都可以教你。你雖然有腰有腿啦，尚須三年苦功，兄弟你有長性嗎？娘能捨得嗎？兄弟要想三天打魚，兩天曬網，那可不行。」說完面帶笑容，看著白潔。白潔的眉毛梢兒一挑：「哥哥放心，如有不願學怕吃苦的時候，請哥哥隨便打罵。」李英也看白潔的決心很大，便寫好了祖師牌位。李英率白潔磕完頭，就開始用功。原來白潔聰穎非凡，聞一知十，而且吃得了苦。由於練功心切，把寒冬暑熱拋於九霄雲外，春花秋月，一晃三年。

李英一看兄弟練成了，他很高興。這天練完了功，兩個說說笑笑回到前院書房，李英等白潔坐下，問：「兄弟，你的功夫不錯啦，看來這三年的苦練可難為你呀。要知道學如逆水行舟，不進則退，今後永遠記住，還要練功，不准偷閒躲懶，不過倒不需哥哥看著練了。我想跟你商量一下，愚兄離開鄉井幾年啦，想回趟家看看，不久還要回來，懇求賢弟在娘的面前替我告假一個月。再請娘給我紋銀二十兩做路費，娘親手頭有富餘就請賢弟費心，如果娘的手中不寬綽就算啦，千萬別讓娘為難。」白潔聽了李英的話，難離難捨：「哥哥要回府看望嫂嫂和姪男姪女，兄弟不敢阻攔。路費不成問題，只不知哥哥真的很快回來嗎？不可叫小弟懸念。」李英一笑：「愚兄一生不輕諾，絕無謊言。你捨不得愚兄走，難道愚兄就捨得離開你和老娘嗎？」白潔只好來到上房，老太太沒有休息，白潔趕忙進來問安。三年光景，老媽媽知道李英是條鐵漢，儘管還不知他的來歷，可人怕久挨金怕煉，交這麼一位知心的朋友，即便自己真的百年之後，有李英照顧兒子，我也能安心於地下了。這時老人見白潔進來，便問：「兒呀，不在外邊陪伴兄長，來到內宅何事？」

老太太看出兒子臉色不愉快。「孩子，到底有什麼事情？」「娘，兒子為了李英兄長的事啊。」「你哥哥有什麼要緊的事呢？」白潔把兄長要回家探望、借路費的事全都稟明了安人。老太太也是從心裡不願李英走，不過這幾年拋妻別子，遠離鄉井，怎能不讓人家回家探望？老安人對兒子說：「依為娘的主意，早就要讓他回家看望妻子孩兒去啦。娘雖有這心，可娘不能說出來。說出來怕你兄長多想，彷彿咱們養不起他似的，往外攆人家。現在你哥哥提出來，不是正應當嘛。路費之外我還要送你嫂嫂和姪男姪女一些物件，表表心意。娘立刻準備飯，給你兄長錢行。去吧。」

一夜無事。次日清晨，李英帶好東西、軍刀，白潔直送到關廟。李英說：「賢弟回去吧，聽娘的話，我很快就回來。連你嫂嫂姪子全帶來。」白潔點頭，默默地跟著一直到十里之外。李英伸手相搭：「兄弟，送君千里終有一別，不必再送啦。」白潔眼淚圍著眼圈轉，點頭答應。李英上大路，走上好遠，見白潔還在佇立相送。

玉如流下了別離之淚，回到家中稟明母親。吃完飯以後，白潔躺在母親牀上睡了，老太太認為孩子幾年來刻苦學藝，可能有些累。到晚上吃完晚飯，回到書房，清晨起來熟練了功夫，吃完早飯，他又睡了。一連三天，老太太心裡著急，這可不成啊，憂悶成病，那還了得！「兒啊，娘也知道，你兄長一走，心裡悶倦，可總睡覺不行呀！吃完早飯，你去外面活動活動，不能吃飽了就睡！」白潔怕母親著急：「娘啊，孩兒一定出去遛遛。」娘倆吃完了飯，白潔答應著出來，到街門前回手帶上門，便聽見有人噏聲噏氣地問：「兄弟你吃飯啦？」白潔回頭兒一看道：「三哥哥，您倒好哇？」這個人三十多歲，五官端正，面帶忠厚，只是他的左胳膊又粗又壯，跟小房柁似的，可右膊好像麻樁桿，山核桃那麼細。他姓劉單字名德，排行在三，人稱左胳膊劉三。劉德為人忠厚仗義，只要街坊鄰居有事，總是跑前跑後地張羅。比方說有人挨餓啦找他，他只要有就給你解難排憂，哪怕下午他再挨餓，都不在乎！

劉三最好練武，每天清早起五更到大樹林裡來練，就是往大樹上擲這兩隻胳膊。一隻三千下，每天如是，風雨不阻。這左胳膊越撞越粗越有勁，不用說急眼打架，就算是鬧著玩兒，用左胳膊一碰，你就得出去一溜滾兒。可這右胳膊越撞越乏力，肌肉萎縮，像麻樁桿兒，只要碰一下，痛徹肺腑。白潔遛早彎，出城經常碰上左胳膊劉三。劉三剛出家門看見白潔穿著白綢子褲褂，寶藍綢子大褂，漆黑刷亮的鬆三把兒一條大辮子，真夠俊的。「三哥幹什麼去？」「嗨，這不西關龍王廟開光，說書的、唱戲的、打把式的、賣藝的，熱鬧極啦，趕廟會掛棚腳的人山人海。說真的，三哥並不貪這個，聽說有一個賣藝的，是個老人兒，功夫好極啦！我去開開眼。咱哥倆搭著伴去西關吧。」

兩個人說說笑笑奔西關了。劉三問：「兄弟，你現在不是跟朋友練了嗎？」

「哥，小弟比從前是強多了。」「有人說咱們這地方沒練武的，還說武聖人沒從咱這地方走過。我叫他嚐嚐哥哥我左胳膊的厲害，我聽說他練的槍法不錯，你跟他比比。」白潔搖頭：「不行，沒跟人家動過手。」「嗨！別黏糊，有三哥哪。」

二人走到廟的東北角兒，這裡圍著水泄不通的一圈子人。「三哥，咱們進不去呀。」「你去跟人家說說，真是個難兒，連話都不敢說呀！」白潔無法，過來一抱拳：「鄉親們借光借光，我們要到裡邊兒看看，您讓一讓。」

這位一回頭，衝白潔一瞪眼：「想看早點兒來呀，我讓你，誰讓我呀？」這句話把白潔噎得夠噲。「三哥，人家不讓。」劉三一努嘴：「你起來，跟著走。」說著用左胳膊一撥拉：「閃開！閃開。」好嘛，他的左胳膊真有勁，前邊的人東倒西歪，哥倆擠進來啦。二人這麼一看，場地周圍用長竹凳圍了一個圈兒，北面有個小竹桌，放著茶壺茶碗，一個小圓筐籬，那是用來放錢的。這個場子是藝人包的，廟會開幾天，他就包幾天。到時人家把茶端來，凳子桌子放好，桌上還放著一個哨碼子。賣藝的大高個兒，黃臉兒，鷹鼻子，花白鬍子。白潔一見此人，才惹出一場殺身大禍。